



鸢尾花丛书

02

一个不重要的秘密

Un secret sans importance

“想到自己有可能疯狂地爱上她，艾米尔不免有些恐惧。他决定与她做爱，然后再摆脱她。她慢慢地脱衣服，在没有帘子的窗户前面，月光照着她的身躯，泛出铜蓝色。艾米尔不敢望她。她把他推到枕头上，摆下来，她一边喘着气，一边给他脱衣服。他好像喘不过气来。他知道他们两个都弄错了，他们不应该这么急，应该等一等。”

[法]阿涅斯·德扎尔特/著 管筱明/译
湖南教育出版社

一桩情事？一桩蠢事？
厮守一生，还是孤独一世？
夜深处，人老时，总有一桩心事。

Agnès Desarthe



《一个不重要的秘密》
获得1996年法国“国际图书大奖”。

阿涅斯·德扎尔特

1966年出生在巴黎。她从小尝试法语和英语写作，并显示出极高天赋。成年后的阿涅斯是个语言文字方面的多面手，她一边创作一边从事文学翻译，既写成年人爱看的小说，也为孩子们写作。另外她还写剧本和为流行歌曲填词。在写作之外，阿涅斯是个热爱生活的人，她经常去跳舞，园艺也做得很不错。

02

鸢尾花
丛书

一个不重要的秘密

Un secret
sans importance

[法]阿涅斯·德扎尔特/著 管筱明/译
湖南教育出版社

I565.4/133

200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个不重要的秘密 / (法) 德扎尔特 著; 管筱明 译. —长沙:
湖南教育出版社, 2007.7
ISBN 978-7-5355-5210-5

I. 一… II. ①德…②管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
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87109 号

营盘兄弟文化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网址:

www.xdwh.com.cn

www.brotherpublishing.com

www.brotherpublishing.com.cn

实名: 兄弟文化

First published in France under the title *Un secret sans importance*

© Editions de l'Olivier/Le Seuil, 1996

图字: 18-2006-116 号

一个不重要的秘密

鸢尾花丛书 02

著者: 阿涅斯·德扎尔特 (Desarthe, A.)

出版人: 丁双平 李永平

译者: 管筱明

市场总监: 张 辉

责任编辑: 符本清 李一枝

装帧设计: 谢 颖

出品: 营盘兄弟文化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

E-mail: editor@xdwh.com.cn

出版: 湖南教育出版社

邮编: 410007

社址: 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印刷: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

印张: 7.125

字数: 85 千字

印次: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版次: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

定价: 16.00 元

ISBN 978-7-5355-5210-5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印装错误, 负责退换。

服务专线 010-8447-8818
0731-430-2677

鸢尾花，多为蓝紫色、白色、黄色，五月开花，因花瓣形如鸢鸟尾巴而称之，其属名 Iris 为希腊语“彩虹”之意，喻指花色丰富。Iris 在希腊神话中是彩虹女神，她是众神与凡间的使者。鸢尾花作为法国的国花，也是光明和自由的象征。

她们来了

她们来了！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，一大批年轻的法国女作家涌现出来，她们是法国当代文坛的“新一代”：安娜·戈达尔、阿涅斯·德扎尔特、葆拉·康斯坦、玛丽·尼米埃、弗朗斯·雨泽、克莱尔·卡斯蒂蓉等等，她们的作品迅速征服了年轻一代的读者，频频摘取法国各大文学奖项，连传统高傲的学院派评论家们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，宣布她们找到了法国当代女性的“新声音”。

法国女人，从十九世纪末的乔治·桑到二十世纪的西蒙·德·波伏娃，就始终站立在世界新女性之前列，从生活方式到哲学思想，用她们的行动亦用她们智慧、深刻、隽永的语言。

曾经带着文字，她们来过：玛格丽特·杜拉斯，弗朗索瓦兹·萨冈，玛格丽特·尤瑟纳尔，安妮·埃尔诺等等，她们的作品激起过我们的共鸣，引发过我们的思索，并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阅读甚至写作方式。

然而，由于受到翻译及各种其他困难的阻碍，我们

能读到的法国当代女性作家较之于其大群体而言只是很小的一部分。而且这些作家在中国出现的身影大多是孤单的、寂静的和短暂的。很多读者对法国女作家的最新印象仍停留在杜拉斯那里。

杜拉斯逝去已经十余年了。现在,法国女性作家的新生力量已经成熟起来。该是我们认识新面孔的时候了!这套法国当代女性作家系列装有两个镜头:一个深长焦,一下子推进到给每一位一次特写,让我们把她们读透;一个大广角,给个性迥异千姿百态的她们一个集体照,让我们把她们看全。

在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激进一代的继承和反思中,“新一代”们继续秉持着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纤细,关怀着社会最脆弱的地方,人性最隐秘的角落,并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声音来为所有的“人”的灵魂呐喊。她们在各自的作品中思考着存在的定义,过去与现实的联系,不同人之间的关系(母女、夫妻、朋友等),表达中的困惑,理解与被理解;剖析着爱情和欲望,回忆和梦境,孤独和不安,欢愉和痛苦。

读文学作品既是在读生活,又是在读思想;既能观人,又可以自省。入选这个系列的数十位法国女性作家,她们生活在我们平行的时代,她们的处境,承受的压力,遇到的困惑,与我们多少相似。愿这套丛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面对照的镜子,一扇对话的窗口。

当你还不怎么熟悉她们的时候,她们已经向你迎面走来。

一个不重要的秘密

献给祖父博力斯·简坡尔斯基

也许我们得从介绍艾米尔·奥尔查克开始。作为语言学博士，这个老男孩是个迷人的家伙，只是有点儿玩世不恭，暗恋着女邻居维奥莱特。不过我们也可以从介绍他最好的朋友丹·雅布罗夫斯基开始，连同跟着他跑的那群孩子，小孩子，还有那一大堆烦恼，或者从介绍加布里埃尔·苏瓦兹开始。这个行事果断的年轻人背着他们，把小酒店的客人或者街心小公园里的年轻母亲们的谈话都录了音。加布里埃尔的靠山是丹，他渴望碰到艾米尔，以了解自己的秘密——出生的秘密，母亲失踪的秘密。这个心愿驱使他去发现世界。

不过在这个叙述里不免让人想起伍迪·阿伦的电影《曼哈顿》里的那个世界，占主导地位的是女人。丹·雅布罗夫斯基的妻子索尼娅虽然是个模糊的面孔，却是唯一预感到各人秘密的角色；哈里埃特·霍顿这个美国女郎虽然是个哲学家，此时干的却是秘书的工作；最后是维奥莱特·奥帕斯，她在书中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谜一般的证明：“现在，

地下的比地上的多了。”

还要计算那些没有在书中出现的人物。一个在赎罪日战争^①期间失踪的年轻男子；一个名叫伊里娜的年轻女人，她正处在交叉路口；一个老爷爷，他在巴黎生活了五十年，一口意第绪乡音丝毫没有改变。

“有些夜晚，”阿涅丝·德扎尔特写道，“魔法和恐怖离开童话书，在街道上卷过来滚过去。看到哪户人家的窗户开了缝就钻进去。”在这些人物中，慢慢地结上了一些联系，其中有友谊，有一见钟情，有迟了二十年的重逢。因为他们怀着一个“不重要的秘密”，这些联系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奇迹。

阿涅丝·德扎尔特 1966 年生于巴黎，已经出版多部儿童读物，还把英国作家阿莉丝·托马斯·艾利^②的作品译成了法文。在引人注目的长篇处女作《几分钟的绝对幸福》出版之后，作为法国最有实力的年轻小说家，她的才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

① 阿拉伯人称为斋日战争。译者注。

② 本名 Anna Haycraft, 1932~2005。译者注。



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个秘密。对有些人而言，这是个痛苦，而对另一些人来说，则是份快乐。不过是痛苦是快乐其实无关紧要，因为说不上哪一天，就会有一只冷漠的手懒洋洋地从天上伸下来，像收割庄稼一样把它们收回去。

走到雅布罗夫斯基家的时候，一股强烈的煎洋葱气味把艾米尔·奥尔查克狠狠呛了一口。丹来到他面前，把两条胳膊张得大大的。看上去他比平日要矮，皱纹也更多。他妻子索尼娅坐在客厅里，两手抱着膝头，低着头，好像掉了一枚发夹，正在地毯上寻找。

“进来吧，老兄！”丹大声招呼着，热情得有些过分。

艾米尔没有动。

丹的两条臂膀落下来，贴着那瘦小的上身。

“怎么啦？”他问，“别像树一样栽在门口呀。”

索尼娅抬起头，稍稍侧过身，想看看门口发生了什么事儿。

“奥尔查克博士的瘫疾病发了，”丹说，“快叫急救。”

“一屋的洋葱气！”艾米尔宣称。他的声调平和。在他之前，别人都是用这种语调说：“一屋的鲜肉气。”

丹挽起他的胳膊，扶他走进小楼，小声说：

“老朋友，是俄式牛排。特意为你做的。索尼娅有点累了，我就把洋葱切了。我有五十三年没有像这样流泪了。”

两个老朋友走进客厅。索尼娅没有站起来。艾米尔俯下身子跟她打了招呼。她又低下头。

“你好哇，雅布罗夫斯基夫人。”艾米尔说着鞠了一躬。

她漫不经心地挥挥手，就像无声地叫一个太闹的孩子走远一点似的。

“喝点什么呢？”丹在高出自己一头的老朋友肩膀上拍了一下，问道。

“和你一样吧。”艾米尔回答。

“茶壶是满的。”雅布罗夫斯基边说边朝厨房走去。

艾米尔不快地撇撇嘴，在索尼娅对面一把扶手椅上坐下来。

“加柠檬吗？”丹从厨房里往客厅里问。

艾米尔点点头，却没有想到，他坐的这个地方，雅布罗夫斯基看不到。他本想与索尼娅好好地谈一会儿话，可是他完全不清楚她这样的女人对什么感兴趣。索尼娅两手一直抱着膝头，望着他，脸上不见一丝微笑。她的眸子黑黑的，像是两颗杏仁，眼边一圈长长的睫毛。可是那眼睛流露出来的，除了和善，却是疲惫、淘气的神情，把艾米尔吓了一跳。

003

每次与她单独相处，艾米尔都觉得有点尴尬。他还清楚地记得他们头次见面的情形。那时他们都年轻。那次丹把未婚妻带来让他认识，奥尔查克委实吃了一惊：那是个瘦小虔诚的犹太姑娘，戴着假发和头巾，天气还不太冷，就穿上了厚厚的白袜子，把两条腿罩得严严实实。她没有开口说话，目光清纯坦诚。在咖啡馆，奥尔查克跟朋友说了心里话：他觉得朋友未来的妻子非常美。丹哈哈大笑。

“别说违心话。”他说，“这事你不可能明白的。”他们很快就换了话题。但是奥尔查克那一刻感受的伤害，一辈子都没有愈合。

丹端了个托盘过来了，上面放了茶具。奥尔查克如释重负，忍不住叹了一口气。

“喂，研究所的事情怎么样？”雅布罗夫斯基一边斟茶一边问道。

“僵了。”艾米尔回答，“有人对六十岁以上患失语症的人做了一次调查，我查询调查情况，可是在等结果的时候，计算机出了故障，把我们完全陷在里面……”

索尼娅站起来，一声不响，朝挂衣柜走去，取外套。丹朝老朋友做了个手势，示意他继续说下去，不要分心。

“总务主任五十岁，同事们要开个招待会庆祝，大家似乎都忙着计算要买多少纸盘纸碟，而不操心别的事情。你们打算去吗？”艾米尔突然问道，声调提高了一些，好像是对索尼娅说的。

“我们很乐意参加。”索尼娅声音平和地回答，然后关上门，把两个男人留在室内。

索尼娅两手抱在胸前，走了很久。每个关节都感到疼痛，心也累了。从公园前面走过的时候，她举起一只手，托着面颊，朝一些孩子微笑。那些孩子穿着滑雪衫，挥动着缩在袖筒里的两只小胳膊，追赶着满地疾走的鸽子。她推开栅门，在一张长椅上坐下来。旁边，有两个年轻妈妈一边吸烟，一边在讨论什么问题。烟雾刺激她的眼睛，她挥挥手，赶走面前的烟气。两个少妇没有任何反应。一个对另一个说，她觉得身体不如以前好了，她怀念自由自在的时候，可那时她又并不珍惜时光。她说：“有时候，我恨不得把于连从窗口扔出去，这个可恶的家伙！”“不要这样，”另一个对她说，“这是很正常的，我觉得我们都一样，说是恨孩子，其实是爱他们。”索尼娅呛了一口气，咳起来。“我嫁人倒是嫁对了，我对婚姻满意。”头一个说，“从某个意义上说，婚姻让我安心，可是我认为需要来一场艳遇。我认为现在正是时候。”她的朋友一个劲地点头，大口大口吸烟。“完全同意，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。”她回答说，“我的身体憋得受不了了。我觉得自己真需要放松放松了。我爱德尼，这不是问题，可是……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。”她咯咯咯笑了

起来。

就在这时，小于连绊倒了一块小石头，一个踉跄，扑倒在地，嚎哭起来。索尼亚马上站起身，跑去救他，可是年轻妈妈比她还快。她伸手托起小家伙的脑袋和膝弯，在空中翻了边。等她回到长椅上坐下来，她就向索尼亚示意，她需要更多的地方来安顿受伤的孩子。于是索尼亚朝小孩笑笑，点点头，心情轻松地往家里走。本来她在尘世也没什么大事要做了。那孩子红扑扑的脸蛋上印着灰色的泪痕，朝她说：“鸽子。”

加布里埃尔·苏瓦兹坐在几米外的一张长椅上，调整好麦克风的方向，好尽可能清晰地录下看热闹的人的声音，却又不被他们发现。他很看重这样采集来的话语的自发性。当他确定了论文题目《容易引起误会的陈述行为》之后，就感到了给自己规定的任务的压力。他低下头，在录音机上做记号，但是一只手仍然放在额前。“隐姓埋名，藏起身份。”他寻思。作为间谍，他恨不得能够变色缩身，与背景融为一体。他也清楚，只要抬起头来，就不可能禁止自己注视那两个年轻妈妈。绝不能那样做。你只要望一眼一个年轻母亲，就会没完没了地

喜欢她给孩子的微笑，就会欣赏她的温柔，为她有时手拙心里一抖，就会跟着她走，细细地打量她的细腰肥臀。那些女人啊，只要走得脱，会像被一阵风刮走似的，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他得做一个决定。他很有自知之明，完全清楚，哪怕是一点点的分心，也会给自己提供一个借口，来推迟选择的时刻。要是在脚边啄食的麻雀三秒钟里飞走，他就给论文的指导老师打电话。他活动着脚趾头计算时间，希望鞋子里的动静把小雀儿吓跑。数到四下——天知道他那一下有多长——麻雀儿还是留在原地，在沙砾里翻来拨去找吃的。加布里埃尔猛地把脚一跺，一群刚刚过来与小麻雀会合的鸽子“腾”的一下飞起来，在梧桐树上找到了避难地。加布里埃尔摇摇头。让论文见鬼去吧，他要去广场边的外祖父家。他卷好麦克风的电线，取出磁带，用钢笔在纸片上写道：“街心公园小广场，两个母亲，两个孩子，一个老妇。”

当加布里埃尔从外祖父家搬出来独住时，外祖父以绝食来表示抗议。“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呢？”加布里埃尔对他说，“我是不会搬回来的。你以为要

挟我，我就会搬回来？别想！”

“我，我，我要挟你？”老头子回问道。他在巴黎生活了五十年，可一口意第绪乡音一点也没有变。

“不是你又是谁？我如果不租个房间单住，就写不出论文，而写不出论文，我就只能在城里打流，因为除了打流我什么也不会……你说，我这是要挟吗？”加布里埃尔照准厨房里一把椅子就是一脚。那椅子飞过厨房，在一阵碰撞声中落在方砖地面上。“暴力……”老头子吸着烟斗，嘟嘟哝哝，“除了暴力，你就不会别的？伊里娜，你母亲，她和你是一个脾气。你在听我说吗？你母亲正是这样。你母亲的母亲也是这样。祖传的暴脾气。我们结婚那天，莱贝卡说我不尊重她，把一只盘子在我头上砸得粉碎。也不是像你认识的犯了什么大错。只不过是叫了她一声‘我的小宝贝儿’。她说：‘老子就是这样不好惹的！’一下就把我的脑瓜子开了瓢。是啊，种不好，脸蛋儿美丽得像天使，内心却如蛇蝎般狠毒。一模一样，莱贝卡，伊里娜，还有现在的你。小子，当心呐，”老头子吃力地站起身，咬着牙关，补上一句，“恶有恶报哇。现在她们都死了，可我却活得好好的。”他站在厨房当中，大声吼出这

一句。一些泪珠从胡须上滚下来。加布里埃尔搂紧他的肩膀说：“我是绝不会死的，明白吗？绝不会！这么说，你同意吃饭了吧？”老头子坐下来，与外孙分吃了一盘肥嫩的大西洋鲑鱼，不时抽抽鼻子。

现在，加布里埃尔一周回去三次，帮外祖父买东西、做家务、熨衬衫、修眼镜。有好多次，他要外祖父到自己的录音室看看，可是老头子固执地摇着头说：“我可不想看到你那乱糟糟的狗窝。”其实加布里埃尔的房间整理得井井有条，地板擦得干干净净，光可鉴人，散发出好闻的光蜡气。洗手池也用消毒液擦过了，冰箱里装满了腌渍小黄瓜的大口瓶。加布里埃尔把它们整齐地排做两排，就像一群准备接受检阅的士兵。

009

小时候，他在外祖父家的花园里度过那么多时辰，他在里面翻土刨地，寻找宝藏。现在，在推开园门的那一刻，他答应自己，明天一定记着给导师打电话。